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

湖上朱國禎輯

關雲長

自古忠義雄勇士不得志寃死兵死者何限獨雲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聖人繼天立極每每神道設教聖人不生則神自設教雲長必明神轉世姑托此幻軀著姓名結兄弟馳騁干戈擾攘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册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氣運薄故寥寥二千

年間聖人不生生亦抵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沒隱見其間以待聖人之生以補聖化之所不足我太祖則大聖人出世矣猶謂佛教暗助王化而俗傳雲長為伽藍神理誠有之不可得而擬議也

三國志雲長謚曰壯繆想其義謂壯于出兵繆于料敵云耳衆以穆穆之義解之夫以穆為褒詞耶不足重以繆為貶詞耶不足輕大抵英雄不能違時時命大繆則雲長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陸遜擬其後時命大順則石勒取王浚而有餘孫綽以勁

兵邀極罷不能得之掌股間也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尤于中冀戮之肢體身首異處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爲鹵遂成池宋崇寧中池水數潰張靜虛攝雲長之神治之池鹽如故雲長見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濶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輒能敗鹽必禱于神而止蚩尤以其血爲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承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蹇理庵達嚴事雲長每事必告居皖蔓庚語之爲我公祖已守平陽解在部中後起總督薊遼稅璫高淮張甚禱更力陰得濟其請内帑亦然累世信卜叩之奇驗嘗與聯和至百韻後爲一小令來贈末云再揮戈薊北重整舊江山果驗

岳武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　世宗龍飛升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剏于城西闢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

埴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遥見天門開一人衮冕迓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北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黄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

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殺于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樹斧爲二植墓前名分屍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淶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

余葬先君子于皐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也步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駐此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伯顏知有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而伯顏曰是矣此岳公護本國現靈異也亟宰牲爲文致祭曰王縈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不仰禮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違天若見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即斂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

不能舍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

明日天皎潔如故宋無一兵且納欵伯顏入城又

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余聞其言灑然有異方

往來此中將尋歸骨處倂先君子因欲買地立廟

合雲長公祀之題曰關岳廟而老廢未能也

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負清

節隱居不仕廬墓九年　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

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文文山

文丞相夢至天庭坐不孝之罪於戯忠孝不兩全
已孫兆之矣
丞相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絶者命名自玉曆
金鼎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玉曆葢公所居之山
也吉州泰和縣贑江濵黄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
亢旱民禱輒應公生潭沙清淺公殁潭近居民夢
神歸騶從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碁如舊兩任贑
州提刑江水汎溢勤王召募溢尤甚又暑月喜
淡浴與奕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爲枰行奕決勝

負愈久愈樂忘日早莫或取酒炙就飲啖荊南草
窃成汭亦類此葢神有正有恠自不同也
丞相兵敗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
山頂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公乃得脫去
鄒渢等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今宋史丞相傳云
空坑之戰得趙孟潔紿元兵以免葢史作于元之
盛時極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欺妄尤甚同時
仗義效力者蕭文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遺漏不
書而全子仁驕淫不事事無智略死爲人所逼乃

反立傳史家之謬如此

趙孟僩宋之宗室年十七及冑舉文天祥辟爲叅謀天祥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爲道士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因自號三教遺逸改道堂爲本一菴臨終手辭以訣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

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體便無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賴得一刀乃知左右之贊與徐石不殺于謙今日無名之語爲有功

黃冠歸故鄉是何意實欲出來舉兵復宋蓋寧敗寧多殺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夢炎之言已覩其深矣

文陸二事

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事初自江西起兵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氓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驍將大丞冠指撝衆皆詰鬨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

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遁奔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陳宜中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首揆補宜中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正開

交馳眞僞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
視易姓如閱傳郵況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
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
箕二子且有愧色于宗爵矣其書大略如此又淮
陰龔開所作文陸二丞相傳云方唐末五代之季
藩鎭跋扈武臣驕矜亂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
甲兵之强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
然一旦踐太位卽罷諸節度兵符遂用儒臣爲通
判其權雖分其勢遂弱石晉所割境土終不能復

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悉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亾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湖之間內政不修惟恃夫江淮爲外藩久之且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荆襄受圍鄂渚交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閫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年礼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文國瑞陸秀夫前後死國精

忠激烈誠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於戲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京師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騣霧鬣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甚高古殆亦不愧秀夫者

崖山舊有石勒云元大將張弘範滅宋于此嘉靖中督學陳墱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死國于此并篆文丞相正氣歌立碑于五坡嶺吾友區海目有詩云崖無滅宋字濤有撼胡聲墱字山甫號宅平紹興人官叅政嚴分宜惡之嗾其黨楊以誠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孫蕃盛一說作林洋洋閩人官尚書區字用孺高明人官中允

張世傑已溺矣諸軍稍斂焚屍島上其中膽大如

手更焚不化衆皆號慟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大聲曰太上以我驅馳關係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復矣由是軍心皆不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陸秀夫輓以詩曰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葢說邪之說如此然崖山之敗秀夫負祥興帝入海世傑知事不濟奪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趙氏後遇楊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慟亦世傑葬之海濱欲投占城颶風溺死則在秀夫赴海之後矣二說再詳然謂世傑葬陽江之赤坎村則陽江無此村陳

白沙因陽江令何肖之詑封墓立祠作心賀卷附
之巻誣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肅愍改諡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文
定公愼行題易乃萬曆十八年事而其說則發于
王鳳洲至吾兄鳳翔入臺題褒忠功於是于之後
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即陞都督功臣者
胡總督宗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黃公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

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傳疏乃
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
我朝虜叩京城大掠者二巳巳之變于忠肅以大
司馬即爲總督帥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即從不必
覆奏軍中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却虜有
建言者請重將權　景皇批答曰于謙總督即將
權也其專任如此庚戌之變丁大司馬坐于內樞
怯無謀楊少司馬赴于外權非獨擅仇將軍以勁
兵要功不敢戰又不受節制而嚴少師又陰持于

內雖有韓白無如之何矣
已已之變鬨遷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
極危險只一二月間聚兵教戰陣城外者已二十
二萬則守城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
布經畧齊力奮擊此其才真所謂多多益善者却
虜後陳循撓于內羅通掣于傍處之泰如二人亦
心服不敢動其氣象何如雖之才不減忠肅然復
辟之舉史云自陳曾與容謀不報一云石亨來邀
不從要之忠肅之禍循亦謫戍則羅非曹石之黨

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 東朝之事誠不能爲忠肅解然 景皇剛決
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曰羣臣之請亦借
以紓避患耳 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
性避其所短況君臣之間又如此此性格乎阮浪之
獄得不上侵沂邸之發得近 太后焉知非公委
曲調停以至此乘事 景皇如擾龍馴虎中間備
極苦心啞子吞黃連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
變 皇太后驚惋 英皇自追悔曰好箇于謙

憲皇旣立昭雪贈謚夫以　二聖英明不以爲怨而
更以爲德孜孜不忘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
鑒在帝心久矣公旣不言外人又不知　二聖更
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天乎後人責備
更又何惜
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薦一徐有貞爲祭酒
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竑邪說可以力阻乎
辭免宮傳心良苦矣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

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爲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眞不作虧心事而見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吝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盖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于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脫榜皆死太倉矜名節于此守之最堅故雖一知其寃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責備

責顏魯公者以不從方鎮之議以不能高飛遠舉避禍爲先責岳武穆者以金牌還師以樞密請還兵柄責于忠肅者以　南宮之錮　東朝之易責蘇武者以胡中生子責方孝孺者以全身遠害責許衡者以仕元責文信國者以黃冠歸故鄉責狄梁公者以失身女主此等事存而勿論可也

蘇子卿娶胡婦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絕其後也不然安國死子卿爲餒鬼矣

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主一悟兵敗身死僅賢乎賣國者嗟嗟賢者乃爲此言

海忠介實際

海忠介在系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欵之忠介飽啖飲酒逾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徹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仰頸無疑主事

告曰莫悞莫悞　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即大慟投體於礩嘔出狠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噫到此然後知公與忠一片心腸有貫徹千古者人須於此處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勁正清苦又其餘事也

忠介父翰爲秀才母謝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僅四歲家貧謝矢志教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

忠介卒爲名臣謝例應旌表忌忠介者竟沮止之
忠介終亦不自請也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虛臣忠者字信臣黟縣人侍行上驟
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廟無背官止此矣後扈
蹕至建康虜騎追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
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
斂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忠魂助戰

逆亮南侵有統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戰我
太宗渡江見夢助戰立廟府城祀之嗟乎異代忠臣
能識天命如此
江濤得完
韻圭上虞人少負奇氣方國珍來寇集鄉兵與戰
曹娥江敗死里人瘞尸于江岸其塚爲風濤蕩折
而塚獨完越七月其孤謀反葬啓視面如生次日
其地盡爲江矣
魏公有孫

韓魏公之孫浩知濰州金人來寇力戰死之此史所未載

袁氏全家死難

袁柳莊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歿德祐之難全家俱殲凡十七人僅一孤救免又百餘年而有柳莊云

孝童

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李甘方來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

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崇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敝有可憐狀賊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徒來太行間凍膚皴瘃啼哀而血行路獨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賤操如此未聞執事及門唁而晉顯之豈樹風扶教意邪且鄉人能督疝刲股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倘蒙表其閭脫之條上有大禮則差開以栗帛金河北驕叛蔑師不能懷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辱者誠多

牢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賻喪然即償其費其葬也猾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昂自任類此甘舉賢良方正沮鄭汪琞封州司馬卒牢後亦擢進士第

代父飲酖

賈直言代父飲酖死既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蘇事聞減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戍唐代宗之賞罰可知矣直言後爲絳郡太守自

言始飲酖時岑岑然覺毒沿五內至肢節其痛瀹于鐵灼遍體不可名狀既蘇每遇天陰則又甚焉胗益及足脛色皆如墨其傷攻出六孔膿液紫淤臭敗逆搶人鼻疑數十步外惟飲啖無減乎昔故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使之優游仕路耶

青天歌歎

呂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歲翁至孝幼失母遂不入私室與父同寢務悅其心父年高齒不任堅

每食盡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饌必極精潔父出入必呼升隨或適旁近舍升不隨行則不往若嬰兒不能頃刻離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液不時升承顧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負父避麒麟山出覘賊爲所獲知其孝子也善視之與食飲不入口輒泣下賊亦憐之令歌升爲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輒泣夜令擊刁斗升爲思父歎賊感動縱之歸升夜行晝伏凡三晝夜還家扣戶侍者以爲鬼物久之啟視乃升也相視大哭出其足救剌一握升因

有美杏父所呰鄉豪竊之并奪其地升爲文訴城隍神即譴豪疽發背曰還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匍匐叩門還地疽即愈

掐灰塗頸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幼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紿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遁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兵曰兒貧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

怒斬之什地兵旣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于頸適人家有修船泊灰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其口稍能嚥至暮以扉舁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若氷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其創始合而首竟偏

禱泉灌田

張杏孫慈利縣人以孝稱鄉人皆重之爭訟者不

請公府而請孝子里有廉泉鄉人素賴其利歲大旱泉竭請孝子請禱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縷衆喜曰泉至矣夜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數十里歲以大熟人益信其誠孝子通尚書以授其子兌成進士有聞于時

和盜詩

泰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爲盜所獲盜魁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曰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過我慈悲人

與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氷藕亦欲如汝賢未知天從否應口和白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道之出城得遠去學詩後以薦爲校職考終嗟此益可應舉
做官

梅高報母

梅應發居闔門市中母嘗有病醫藥弗療刲股爲羹以進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復疾危甚應發露立

北面稽首以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巳年以益母壽是夕天陰瞑俄頃雲開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尚沒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見母擁衾坐牀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灑遂霍然而蘇詰旦母平復如常年八十餘而卒

成化末武城縣生員高謙之母爲人毆死謙父得重貨焚其屍謙哭不已父乃訟于朝章下按察司行東昌府驗同知府楊繼納賄願指證佐言謙母實自經死上狀副使許進與按察使石淮無所可

否謹逃走闕下擊登聞鼓奏上幷言渠亦受賂旣入因自刎不殊錦衣衛執以

聞命刑部郎中吳欽往會撫按暨三司官雜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等下鎮撫司重鞫殺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論能受賕聽囑罪當徒渠失入人罪以爲長官得減當杖獄上有旨能降四級調除邊任渠等罪皆准擬時渠已考察罷任矣

未盡之祿

彭方伯應時父南坡早卒配蕭氏哭之哀一日南

坡附舍人見語及生前事歷歷務合諭蕭曰汞盡之祿當以貽汝年八十四仲見其年當舉子後一一不爽蕭雙瞽一日用鍼豁然熹方伯孝養天祐之也方伯泰和人

見星斗

淮安衛人王鉉年七十久喪雙目嘉靖丁丑暑夜納凉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燎然如童子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債則焚其約少事父母至孝年至一百三歲猶彊健善飯一日無疾而

終人以爲孝義之報云同時有不孝子目瞎復明

方自詫可比于銨忽雷震死

孝憤

王仰湖嶺崇陽縣人余已丑同年也除廣東肇慶

府新興縣知縣有僕王效真等三人同衙役作獘

入覲後事發怒甚會調閩縣未果治而時時恚罵

新興有雞爪蘭花益斷腸草之類食根立死葉則

少延數刻時三人竊藏之聲言事急自盡王履閩

日夜潑食于外三人擣藥汁入豆芽菜中夜半死

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試請于官而質三人於城隍廟藏父劒擊殺之立斃廷試僅弱冠孝憤所激揮刃若有神助衆咸奇之事　聞得　溫旨眞孝子可傳後而王露機不即治又不即逐之此與元嘉逆劭之事同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畧或驗或不驗將

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下荆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亟必覘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爲萬曆乙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問其家世曰灘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

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
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
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斕山花外夢王孫芳草
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
五載猶棲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
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奉其
母嫁姊與妹請路鄞于郡太守而出衆危言沮之
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
然從今卽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華復自忖

曰吾少不識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别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厤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間携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

曰若父曩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拔本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額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問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徧觀音寺夢玄帝鈎簾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背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

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
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
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
盜所窘且柰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鄭輒出
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
第徃又頋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
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
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
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携之同道士甫鬻坐華泫然

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此翁得無即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亾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携而哭幷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即爾父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遂相携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遍寺剎本末共為嘖嘖太息不能已

廬墓

國朝有三世廬墓者芮城李錦字尚絅錦子澤字

公溥澤子柄字子權錫與澤父母各三年俱歲貢錫卒廬所柄爲生員亦卒廬所澤聽選卒于家可悲可悲人言三世讀書必發李三世矣又純孝如此不知子孫何如

工人孝義

潇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閭出與人執埏埴治筐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盡若用吾强壯少延母

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傭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傭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回鶻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聚禁人母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經過道遇一女子爲鬟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倘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操瓢道乞夜泊葭葦中雖顛沛流落親暱日久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

送我到庄乎因及女子上堂見父母皆涕泣起相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樂飲酒半執醆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詎聲暴淮楚間且君夫家久毋不知在亡歲丁薦饑鄉閈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園田給饘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無歸生則斂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為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況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焉

一母死兩弟倘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𠛪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節婦給粟養子

宋制凡節婦死者給粟養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司可倣行之

二沈妻

吳人沈思道妻孫氏沈樹田妻宣氏兩家居近有交沈孫夫婦相愛樹田暴戾無人理宣歸見父母

父母對之泣宜曰此不足傷大人必見自是命也樹田亦宜哭極哀沈思道亦亦孫送夫喪過河下見宜以亦相要同日自縊宜有救者復甦而孫竟死後三年宜父母謀嫁之宜覺亦縊亦嗟乎孫亦宜矣樹田何面目見其妻乎然樹田病時宜進藥翻之曰若毒我則亦為厲鬼罵婦又未可知要之鬼必靈于人也

滕奴效節

真奴黃巖縣人滕鍾氏嫁于符松僮十三日松亦

松遺腹子也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奴竊知之告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省因泣告于解氏曰安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咸驚歎泣下衆議葬之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尸以去同時邑中有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縣文生一子而郭死陳改嫁菊夜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爲立傳

節婦潘江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萬曆十三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母喪不嫁

節女郗從夫家上起見惟元時容城縣王氏女以母喪感念不嫁終身旌命此外更有貞學清淨而不嫁者又一種閒氣也

大儀廿儀

𦶇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歲大饑父卒乏食二女年已笄箱中猶有粧具人勸其出鬻二女慚不肯出伏于箱饑死

伏毒食醋

康對山先生子㮚先娶王渼陂女生一子並死繼妻楊氏未幾㮚亦死楊服砒霜以醋湯三碗下之蓋食醋則藥不可解也毒發容貌安舒略無倉卒奇奇㮚有才志又得良婦死節天之待康先生不薄矣

守節自信

安吉州節婦都氏歸于陳孀居矢志無他廡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塞之宜都曰弃地道也何與人客不便孰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門爲隣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兼闢斯利舉子都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隣木邪子良謨登第官參政所稱棟塘先生者也都旌表贈安人子孫繁盛且優文學天之報之正未有艾也

節婦膽識

近地吳節婦沈之鎣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汝家政甚整業日拓汝有俊才早貢爲博士有郎廷賚者貸金十鎰妻以償吳聞亟還金贖之盜入室吳厲聲曰我沈門老節婦刀不去手犯卽自刺盜駭愕散去其膽識嶽嶽眞女中奇男子也

求見不得

章丘遂經生之妻于氏守節不出門門內草生如無人之境嘗三日不舉火隣人餽之米塩却不受

隣人報縣縣餽粟一石方得活嘉靖間長清知縣武金過縣武故遺腹子聞而謁之求一見終不可得曰孀居以來誓不見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門外歎息而去節婦卓矣若隣人與武亦可謂知義者哉

芝竹

王土崑山人能讀書婦陸氏方娶後其墓園枯竹更青凡三年三生芝草皆雙莖儿四年芝不生土病死婦從歿以烈婦稱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生

恒于壽考富貴康寧而于烈婦見之此可觀天道
矣

三屍繞門

成化間海康吳金童攜其妻莊氏及一女避賊于新會寓劉銘家備以自給莊有姿色銘屢誘之不從謀之鄉人梁狗同其夫漁于海推下水死越三日莊氏尋之海濱得屍手足皆縛乃夫也歸家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時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屍隨流遶銘之門去而復還鄉人驚訝感傷共殯祭之

然未知銘之殺也久之事漸露猶畏銘彊暴未敢發士夫各爲詩歌聞于官得實磔殺之番錄員外郎奏聞旌表其處立祠

雙烈

曹桐丘鎮長子禮生而癎不諳男女事故聘錢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曾之終不諳復中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禮死沈氏亦守終身桐丘公爲立後至萬曆三十五年疏聞並旌

桐丘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歿葬吳墓余高祖民畏公吳甥也貧甚歿亦葬吳墓吳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價數金而止蓋先民之忠厚乃爾其地辛丙與三水俱會桐丘公先發庶吉士主事僉事歸年九十餘卒善衛書有清名長子禮癎病錢沈雙烈葬其後余家選發余亦庶吉士檢討司業祭酒長子纘病亦如之怨沈氏儀郎惺予公之女歸十年而纘歿沈猶處子也賢孝能自立異日必繼前烈但余排宜不愧吳吳分嗣子田

九百畝余僅得十一而嗣子尚有待又自念多病恐旦夕霜露且文翰無一長何況繪事其負媿多矣

慤貞哀感

萬曆巳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從臥棚中流出盡無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捲目一手掩陰若不欲人見者余友董考功應舉瘞而論曰慤貞慤言貞貞言操也

東莞孺人湯氏新會王妻鄧人夫死守節王好鯉魚

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
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于魚腹
中人大異之呼為哀感孺人

丐婦投橋

正德五年祟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色麗甚盞荒
年夫負母與妻行丐而至者觀者甚衆婦醜之候
姑與夫乞市上躍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
哀哉

義門

會稽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義門自齊梁以來七百餘年無異爨宋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門閭是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闔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盖二十四五世矣猶如故鄉人謂嘗有餽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者百餘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爲廉遜如此於時猶共一廳頗宏壯有孫威敏公題字存焉其後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留題詩刻石傳惇作序至元末始燬於兵而族亦且漸陵替

并其舊矣

周德威後唐名將也其五世孫愉避亂自河南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十世同居凡四百餘人趙抃帥越聞于朝旌門免徭役

隆慶年間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𡌴等一門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鶚二世仇朴三世仇勲四世仇楷等五世仇承敎等六世仇槃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諱崇者承其後尤

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搆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榮孝于翁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榮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麥薾公為廟寧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榮榮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紊武歎美而去

義友

陳東已死棄其屍其友李猷偶尋婦翁詰行在所知狀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如生合而斂之歸葬猷字嘉仲鄞縣人

義姻

宋張洎典相州鄴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其故曰某之姻某貧困常納息於某家少負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家報

讎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焦頻私
讎已報願就公法洎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
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亾命對
曰姻家即其隣若不獲盜彼豈得安曰汝不即死
何就縲紲曰我若滅门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
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
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
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巳豈願以一身亂天
下法哉速死為幸洎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

無不傳其事者

義僕

我朝有義僕阿寄李溫陵發揮謂在我輩之上近聞諧史記楊忠一則似又在阿寄之上蓋寄只勤勞知禮而忠奮刀挽幼主于流宕之後即犯死亦不顧尤爲奇特阿寄傳見田汝成集中楊忠宋時人諧史宋沈俶撰所記似皆實事而名曰諧豈眞諧耶抑別有所寄也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挾女婦數十

人前遯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庵之曰主第走養能捍之仰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數圍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僅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

王環者曾石塘銑之僕也方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百年計鼂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虯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數曰吾分願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

痛乎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會既
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
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
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
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
衣家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䕫之僕也尚書坐虜闌入誅仲子
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
歿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

或市牛羊酪脯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寃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為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輒擇濕燥與同臥起也閱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為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共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志得為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

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言者今獨信先生嘗觀於往來為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為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覓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葬

歲輒上冢哭而祀之

眞州袁山人服麟有僕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飲酒性跅弛慕爲方外遊及諸秘戲幻術年二十餘妻夭遂終身不娶遊行郡國輒以志從歲丁酉之夏山人過吳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厠山人恍惚間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溺矣志倉皇奔水濱審其已溺遽自投下紀生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拯其僕胡盧曰入則俱斃耳佯拯爲僅褰裳水際

舉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既入江挾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死適爲旋湍所激廻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値紀僕援得之大呼主來救於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則山人死矣志哭之慟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皆來集無何山人蹶然而起郁忽如醉夢中體亦無苦時五月十有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復如常衆共歎異之工部鄭謝在杭在眞州故與山人善親得其詳作傳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即檢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嘗熟陳抱冲禹謨為助教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卽僕隸天亦饒之荆川先生有書傭胡貿作胡貿棺記

書傭胡貿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資不能賈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貿

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
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
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于各歸其類而
止蓋其事甚消且碎非特他書儒往往束手雖士
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貿于文義不甚解
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殺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
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貿所爲則蠶絲牛毛之
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
能還于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紀書之意遠矣非貿

則余事無與成然質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質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于酒所傭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厭否質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顓若此宜其天啟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指書之樂視向所為披閱點竄若讐我者蓋始以為廿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質雖尚

以備書棚即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然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貿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旣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貿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爲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貿乃無以自

見是余尊貿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貿也雖然余旣以披閱點竄爲譬而豈欲後人不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貿之硨硉勤苦從事於剸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辭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僕惜字紙

馮南江恩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月者謂其短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爲傭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耳傭乃遵

其壽徧歷所居村巷凡有穢惡悉爲掃除見一字則取置于筒至暮焚之歲以爲常壽至九十七無疾而終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終